

第十九章 富人父子

來年夏天，羅米又懷孕了，為了避免暈船，容府全家留在上海，沒有去青島避暑。這樣一來，剛好滿足陳則民的願望，讓他帶准備去美國留學的日本少年鬆崗庭，來容家預習西方禮儀。

鬆崗少爺的父親鬆崗鶴是羅米和陳則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時的日本校友。鬆崗家是土生土長的長崎人，世代經商，到了鬆崗鶴這一代，成功地經營規模巨大的紗廠，近年甚至有到上海來拓展生意的念頭。所以，既為了兒子的學業前途，也為了家業前途，鬆崗鶴要兒子去美國前盡量交幾個中國朋友。到上海租界的容家來學習西方禮儀，剛好符合鬆崗鶴的雙重要求。

鬆崗少爺剛到上海時在“日租界”文監師路（塘沽路）的一處公寓下榻。所謂“日租界”就是指上海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的東區和北區。六年前（191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因應大量日本僑民居住在東區和北區的事實，設立日捕股，由30名日本巡捕接管蘇州河以北的公共治安事務，從此人們就把這個地區叫做“日租界”。

陳則民第一次帶鬆崗少爺來容府見羅米的時候，羅米發現這個長得白白淨淨的日本少年脖子和手臂上凸起很多圓圓的紅塊和手指抓破的紅痕，經過盤問，才知道鬆崗少爺睡覺的床是從前一個租客那裡轉買過來的，床板夾縫裡有臭虫。鬆崗少爺請公寓的清潔工買來殺虫劑噴洒一陣，臭虫消失了一個晚上，但是第二天晚上又捲土重來。用鬆崗少爺的話來說，就是臭虫源源不絕。

於是，羅米帶著老樂和阿英到鬆崗租的公寓，將那張床全部拆開，先用殺虫劑，再用滾開水，又擦又燙，對公寓裡的其他家具如法泡制。從此，鬆崗少爺睡覺醒來，再也沒

有騷痒不堪。一個月後，經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介紹，鬆崗少爺搬到法租界一處光照空氣更美好的公寓，再也不跟這些厲害的虫子親密接觸。

同自己的兒子們相比，羅米覺得鬆崗特別彬彬有禮。那對秀長眉毛下單眼皮的眼睛，明亮而不逼人。每次來容府學英語禮儀時，從不插嘴，從不分神，從不會出現令人尷尬的停頓，使當教員的容定夫婦十分滿意。尤其是對於容定提供的英語《聖經》講義，他都畢恭畢敬地從頭聽到尾。不管他有沒有信了基督，至少他的學習態度無可挑剔。如果，容定夫婦留他在容府便飯，他在飯桌上的談吐，既從容又風趣。當他用英語難以表達時，他就用日語表達，然後由羅米翻成上海話。有一次，他談到在京都新宿第一劇場看完夜場，在附近一家小料理屋發現一個長相很吸引人的女孩，想去接近那個女孩，才發現她已年過五十，引得容定夫婦捧腹大笑。

鬆崗少爺告訴容定夫婦，父親希望他去念商學院，畢業後可以接手家族企業。但是他本人對文學哲學比較感興趣，把當新聞記者或大學教授定作自己將來的事業方向。容定聽到此聯想起自己長子容谷的木納，不是一塊讀書的料，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家家戶戶的兒子跟老子的腦子都長得不一樣。

鬆崗少爺已經辦妥明年春天去耶魯大學入學，所以他可以在上海待上半年。10月的一個星期六的早晨，他如約到容府來上課，卻發現容定並沒有像往常那樣在書房裡看書，而是站在新蓋的車庫門前向自己招手。

車庫蓋在花園的東南角，開著兩扇門，一扇外通大街，一扇內通花園。

“今天不上課。我帶你跟 **Gustav** 去一個地方，實地練習一下你們的英語。上車。”

鬆崗少爺上車，跟容谷坐在一起。容谷今天的頭發梳得很光亮，身上穿著嶄新的藏青西式童裝，跟他父親容定身上的半舊西裝形成明顯對照。

老樂將 **Oldsmobile** 駛近靜安寺路（南京西路）時，車輛明顯增多，不得不減低車速，

駛到靜安寺路和哈通路（銅仁路）的交叉處，幾乎完全停頓下來，因為這裡的交通異乎尋常的擁擠，再也不能往前駛。十幾個印度巡捕和華人巡捕揮舞指揮棍，引導到達這裡的汽車、馬車、私家黃包車、人流分類編隊，然後緩慢地進入靜安寺路。

今天從早到晚，到達這裡的車水馬龍都奔著同一個目標：猶太巨富哈通夫婦的“百卅”壽慶大典。

誰是哈通夫婦？何謂“百卅”壽慶大典？容定在 Oldsmobile 以蝸牛一樣的速度向目的地前進時，將要去做客的那家主人夫婦的傳奇故事告訴容谷和鬆崗少爺。

哈通是巴格達猶太人，出身異常貧窮，1873年追隨同族從印度加爾各答到香港再到上海的規跡，來到上海公共租界謀生。開始他在愛德華沙遜洋行（E.D.Sassoon）當門房，由於他對如何在鴉片、金融、地產之間轉換投資的出色表現，他最終被升為洋行的合伙人。於此同時，他開設自己的哈通洋行，專門做房地產投資。當時看中上海租界房地產潛力的洋人不止他一個，哈通的獨到之處在於他看對了投資的地段。那時外灘是最昂貴的金融區，在外灘和靜安寺之間有一段泥濘的街道叫做花園弄（PARK LANE）。這條街道上已經商鋪林立，但是還沒有外灘那般雄偉高大的建築，所以價格比較便宜，於是哈通拿出所有的積蓄在這條街上買下兩處地產，共計 22.65 畝，然後哈通又用土地抵押的方式，向中國有限保險公司（China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廣東聯合有限保險會（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 Limited）、愛德華沙遜洋行（E.D. Sassoon & Co）貸款，不斷買下這條街上的其他地產，而且資助工部局改善這條街的路面。經歷 20 年的發展，這條街成為公共租界最豪華的以消費西方商品為主的大馬路，也就是著名的南京路，而哈通也在 1911 年脫離沙遜洋行，徹底自立門戶，用反復抵押貸款的方式，購下更多租界內外的地產，超越儀和洋行、沙遜洋行、太古洋行等老牌洋行的主人，成為上海乃至遠東最富的人。

哈通的夫人路迦陵是中法混血兒，同哈通一樣出身貧苦。哈通和路迦陵於 1886 年結

婚。大概因為路夫人的華人文化背景（混血佛教徒），同別的洋人相比，哈通發達後，與中國各路政要名人的來往特別密切：他曾經資助孫文博士的辛亥革命，他的夫人卻是前清隆裕太后的干女兒，他和北洋安福系要人交往密切，他協助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將軍和江蘇督軍投資地產；他經常向章太炎，章士釗等文人雅士要字要畫，請客送禮，來往熱絡；他幾次當選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他夫婦倆是無數華人慈善事業的大金主。

那麼容定怎麼會知道那麼多哈通夫婦的事跡？那是因為哈通是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顧客。歷年來，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是哈通大宗地產交易的法律顧問，也是擺平哈通與房客之間發生爭端的調解人。別看哈通先生的財產被外界估計已經超過 1000 萬美金（其實遠遠不止），哈通先生對房租收入還是分毫必究，他曾經因房客拖欠一個月的房租將房客告到會審公廨；他曾因給兩條裡弄加房租，被哈通路聯合會、寧波同鄉會、哈通房客聯合會告上會審公廨，結果達成和解，房租各漲 3 元，三年內不得再漲。他曾要求房客按農曆而不是陽歷來交房租，這樣在農曆閏年閏月可以多收一個月房租，引起中外房客抗爭，最後事情鬧到上海督辦（華界的上海市長）寫信向英國駐滬總領事提出強烈抗議，才作罷休。凡此種種，都免不了通過高易律師事務所出面或諮詢去擺平。

那麼什麼是“百卅”壽慶大典？那就是把哈通的年齡和路迦陵的年齡加在一起做壽。做壽地點在靜安寺路上那片佔地三百畝、佃仆過六百的名叫“美麗園”的花園。哈通夫婦剛建成這處花園時曾不收費用地向公眾開放，但是受不了一些沒有公德的華人游客隨地扔垃圾、吐痰、偷折花木，短時間後便對外關閉，成為哈通家的私人花園。

容府的 Oldsmobile 終於到達目的地“美麗園”門口。這裡早已搭起五彩繽紛的中式牌樓。牌樓上大書“百卅慶壽”四個隸書大字，大字周邊用彩色燈泡圍起來。這類中西合璧的裝飾在慶典上到處可見。

一位儀表堂堂約模三十出頭的青年人，筆挺的藏青長袍左胸前佩著“總招待”的紅綢帶，迎上前來，操著徐州口音的上海話向正在下車的容定三人打招呼：

“容律師，歡迎歡迎，這兩位想必是貴府少爺？”

“這是犬子，這是長崎鬆崗家的少爺，這是紀總管叔叔。”

容定把孩子們和哈通府的總管家互相介紹。

紀管家客氣地跟兩個孩子拉手，然後揮揮手，招來另一個胸前佩著“招待員”的青年。“容律師，兩位少爺，請跟他入府。我們回頭見。”

紀管家說完便去招呼其他到來的賀客。

招待員是“哈通洋行”的職工，今天洋行放假，全體職工都來“美麗園”幫忙招待“百卅慶典”。

容定三人在招待員的引領下，加入一條上百賀客排成的長龍，緩緩地通過“美麗園”的入口。過了入口，一片修剪整齊得像地毯一樣的大草坪展現在腳下。草坪的東北面是一棟貌似秋海棠花瓣四展的中式建築，草坪的南面是一座琉璃瓦頂的亭子，叫做“接葉亭”。從入口到“接葉亭”的兩邊，豎起十幾座牌樓，牌樓下由專人展示著各路政要名流送來的壽軸、壽幛、壽匾、壽禮，其中有孫文博士的題詞壽匾、前清遜帝贈送的玉如意、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頒發的嘉禾勳章證書、諸省督軍的錦繡壽幛、名士章太炎的題詞壽匾、上海華人總商會的七彩壽幛、上海玉佛禪寺主持抄寫的金鋼經。。。。。。總之，華人社會裡最高貴、最出名的人士沒有遺漏，都已某種形式在這裡出現。

過了牌樓陣，兩邊出現十張簽名桌，桌上放著硯台毛筆、自來水筆，招待員們站在桌後請賀客們在“客人簿”(guest book)上簽名。

過了簽名桌，終於到達草坪南端的“接葉亭”。哈通夫婦站在“接葉亭”前跟循序

到達的賀客寒暄拉手道謝。

哈通先生 71 歲，穿著講究的燕尾禮服，腳蹬烏黑錚亮的漆皮鞋，腋下夾著一根黃金頭飾的手杖，他臉色紅潤，鼻翼飽滿，鼻孔很小，濃密的胡子修剪得像肖像上的德國皇帝。夫人路迦陵 59 歲，長著東方人的鼻子嘴巴、綠色的眼珠、西方人的膚色、胖胖的身材裹在朱紅色的開領綢袍裡，和脖子下紅寶石項鍊搭配得完美無比。

哈通夫婦對每一個客人，無論是有權有勢還是無名小子都一視同仁，熱情打招呼。哈通夫婦的慷慨是出了名的。所以，在這個盛大慶典的場合，會有名不經傳的小人物出現，希望通過這個機會，得到哈通夫婦的某種幫助。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跟哈通夫婦是不是夠格當上朋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百卅慶典”時向哈通夫婦宣示你把他們夫婦是放在心頭上的，這就夠了。哈通夫婦在這喜慶的日子對求助的人可以說是求必應，除非是房客前來要求減免房租。

快要輪到容定三人跟哈通夫婦拉手時，容定發現高易律師事務所的另一個律師拉亥脫就在身邊。長得比容定高過一個肩膀的拉亥脫是當年跟容定同時提升為合伙律師的同事。容定便和拉亥脫一齊上前向哈通夫婦賀壽。

盡管兩位律師對哈通夫婦來說是熟人，哈通夫婦依然客套一番，夸獎容定的長子長得帥，並且很感興趣地聽取容定向他們介紹鬆崗少爺的來歷。

“我有一位朋友叫哥濟庫，多年在長崎做生意，不知鬆崗少爺家認識嗎？”哈通聽完容定對鬆崗的介紹後問。

“認識。哥濟庫先生是儀和洋行駐長崎分行的大班，跟家父是好友。他的兩個兒子，托尼跟約翰，是我小時候的玩伴。”鬆崗少爺用英語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

“真是個小世界，你今天會有一個大驚喜。”

鬆崗不明白哈通的意思，但又不知道如何用英語問清楚。這時路迦陵夫人請他們到

後花園參加餐飲招待會。

“後花園有餐點招待，希望各位喜歡。”

鬆崗沒有再提問，知趣地跟容定他們離開哈通夫婦，去參加餐飲招待會。

從“接葉亭”到後花園需要經過一道叫做“垂花門”竹籬門，這裡鬆柏參天，把後花園同賀客隊伍排隊入場的前花園完全隔開。

穿過“垂花門”，出了鬆柏密林，眼前豁然開朗，又是一片巨大平坦的草地展現在腳下。草地的左邊是中式的小橋流水、假山奇石、亭台樓閣，右邊是五六棟西式磚砌圍牆的洋房，居說裡面有彈子房、舞廳，洋房建築群的後面是網球場。

草地的中央搭著一個臨時舞台，舞台周圍聚集著先期到來的幾百名賀客。他們分散坐在上百張鋪白色亞麻桌布的餐桌旁。有的餐桌上放著銀質刀叉、洋瓷盆盤、玻璃高腳杯等西式餐具。有的餐桌上放著包銀烏木筷、龍紋花邊的碗蓋、細瓷酒盅等中式餐具。賀客們根據自己的飲食習慣，選擇中式或西式的餐桌坐下，坐下後，立刻有穿白式制服的茶房推來一車一車的食物和中西名酒供賀客挑選。這些食物都由好幾家中西餐館的廚師團隊，在草地右邊的洋樓或左邊華屋的廚房裡現場煮出來。

今天請到“美麗園”外燴的有匯中飯店(Palace Hotel)、禮查飯店(Astor House)、大鴻運、杏花樓等滬上精英中西廚師團隊。西餐的主菜為鄉村燉牛肉、意大利通心粉、乳酪焗大蝦、紅汁雞、鮭魚羹、洋蔥湯、豬肉凍、甜酸黃瓜、蘑菇蛋捲、卷心菜包碎肉捲，甜點有巧克力蛋糕和杏子果凍。中餐的主菜為脆皮乳豬燒肉、紅燒乳鴿、文昌雞、菠蘿咕嚕肉、芙蓉蝦、蝦子海參、潮州粉果、椰奶霸王煨面，加上全套粵式飲茶點心和冰糖燕窩、壽桃壽餅。賀客們可中西合璧，在用中式餐具的桌上吃西餐，或是在用西式餐具的桌上吃中餐。當然，沒有一個賀客會嘗遍所有菜式，因為種類實在太多。有的賀客什麼都沒吃，

喝了幾杯香檳酒後就禮貌地告辭。

容定、拉亥脫他們尋找座位的時候，遇到很多認識並且熟悉或認識但不熟悉的中西名流。他們中有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爵士（Sir Frederick W Maze），他是前總稅務司赫德的女婿；各國領事，工部局董事會成員，公董局董事會成員；儀和洋行、沙遜洋行、太古洋行、寶隆洋行等大洋行的前現任大班；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等西資銀行的代表；上海猶太裔其他五大家族的代表：沙遜（Sasson）、嘉道理（Kadoorie）、伊稚拉（Izra）、夏蒙（Shamoon）、巴若古（Baroughk）；上海總商會的現前任會長虞洽卿，周湘雲（華人首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等華資銀行的老板們，工部局總辦潘明訓父子。。。凡是熟悉的賀客，容定都上前寒暄打招呼，並且把容谷和鬆崗少爺介紹給他們，盡量讓兩個孩子有機會得到講英語的實習。

同行的拉亥脫律師對容定帶來的兩個孩子的英語能力十分意外，在和五家猶太賀客打過招呼後，主動告訴孩子們這些猶太人的來歷。

包括哈通家族在內，今天在場的六個猶太家族是典型的巴格達猶太生意佬（Baghdadi Jews of trade diaspora），他們在伊拉克巴格達地區生活了幾個世紀。這六個家族在 1830 年代開始，由於稅務問題得罪了奧斯曼帝國，一部分成員離開漸漸站不住腳的中東領土，來到英屬印度加爾各答和孟買發展事業。1857 到 1858 年印度回教徒大暴動被鎮壓的過程中，這些巴格達猶太生意佬成功地建立跟英國人和當地土王之間的關係，成為英國人最信任的商人。隨著大英帝國勢力的擴張，這六個家族以沙遜家族為首，從孟買、仰光、新加坡、香港、寧波、直至上海，建立起珍珠般的一連串商貿據點。哪裡有米字旗飄揚，哪裡就有這六個家族的生意。他們互相通婚（哈通先生跟混血佛教徒路夫人的婚姻不在此例），窮隨富，富幫窮，世世代代保持緊密聯系。今天出席哈通夫婦的猶太賀客，主要來自於這幾個猶太家族。

容谷對拉亥脫的講解不置可否，鬆崗少爺卻對此深感興趣，他正想用有限的英語問拉亥脫有關這六個家族的進一步的問題，肩膀被人重拍一下。“鬆崗君！”有人用日語叫他。

鬆崗回過身，看到兩個金發碧眼的洋人青年站在面前朝自己笑。鬆崗眼前一亮，這不是自己在長崎的玩伴哥濟庫家的兩個少爺托尼和約翰嗎？鬆崗這才明白為什麼剛才哈通先生對自己說“今天會有一個大驚喜。”這樣一來，鬆崗少爺更覺得哈通先生了不起，做壽時，居然有人特地從日本趕來慶賀。

容定四人和哥濟庫家的兩個少爺選在同桌進餐。這時已過下午 2 時，想進餐的賀客們都已入場。在一片掌聲中，由 22 人組成的工部局交響樂隊登上臨時舞台，然後在更熱烈的掌聲中哈通夫婦登上舞台，交響樂隊奏起《祝你生日快樂》的曲子，台下賀客隨著節拍擊掌或大聲和唱，全場氣氛達到高潮。

《祝你生日快樂》的曲子奏完後，樂隊奏起華爾茲舞曲，在一片喝彩聲裡，一對男女賀客在草坪上跳起了慢三步的華爾茲舞。哈通夫婦向台下的賀客揮揮手，優雅地離開舞台。更多的對對賀客加入華爾茲舞。。。

又過了約莫一個小時，容定和拉亥脫他們吃飽喝足，正預備帶著孩子們告辭，那位儀表堂堂的紀總管出現在餐桌旁。

“兩位律師留步，哈通先生和夫人有事情要有勞兩位，請兩位跟我去先生的小書房。兩位少爺請再多玩一會兒。”

難道哈通先生在今天這個日子裡還要做什麼地產交易嗎？容定和拉亥脫一肚子狐疑，離開餐桌。

哈通先生的小書房座落在草坪右邊的一棟洋房裡。通過擺滿祝壽花籃的寬敞門廊和一間地上鋪著精細波斯地毯、牆上挂著名貴的水彩畫、天花板上垂下銀質吊燈、四處擺滿

仿古家具的起居室，小書房的門罩在一條金邊紅花的絲絨帷帘後面。

哈通夫婦接受賀客們《祝你生日快樂》的贊歌後，並沒有加入進餐的行列，而是來到這處小書房，立即處理一些賀客提出的求助要求。

小書房一面的牆被玻璃窗門的書架佔滿，裡面擺著精裝書籍，這些書很少打開；另一面的牆上掛滿名人肖像。書桌上鋪著綠呢台布和玻璃壓板，書桌後是一把真皮包裹的靠背椅，和一把天鵝絨座墊的扶手椅。容定和拉亥脫到來之前，哈通夫婦已經在這裡處理完多起賀客的求助要求：

第一起求助來自於工部局交響樂隊。樂隊去歐洲招募一個小提琴大師，大師提出要一筆簽約的獎金（Sign in Bonus），獎金並不在樂隊的預算裡，所以請求哈通先生資助。

“請告訴我這筆獎金的數目是多少？”哈通攤開桌上的支票簿問道。

下一起求助來自於哈通夫婦未發跡時的猶太老鄰居克裡昂。克裡昂的兩個兒子因走私軍火的嫌疑被海關拘留，克裡昂急得連連失眠，請哈通出面交保候釋。

“克裡昂老兄，回去好好睡覺。三天後保你有好消息。”哈通拍拍老鄰居的肩膀，要老鄰居放心。

再下一起求助來自玉佛禪寺。玉佛禪寺的主持要開水陸法會，超度今年華北水災死去的亡靈，邀請 200 僧人從舟山來念三日三夜的金剛經，費用還沒有著落。

“我會關照紀管家把費用送去貴寺的。”路夫人聽完主持的願望後當場拍板。

再下一起求助來自於逃離俄國布什維克革命的白俄猶太難民小學。眼看秋季已經過了一半，小學生們冬季的衣服還沒有著落。

“去找三家童裝公司估價，然後把中位價格告訴紀總管，我以中位價格幫助你們。”路夫人再一次把這個求助攬下。

再下一起求助來自於另一個猶太老鄰居列文太太。列文太太的兒子是一個面包師傅，他想買下一處面包房自己開業當老板，但是缺錢支付盤下那家面包房的頭款。

“這個數目夠嗎？”哈通簽下一張支票，遞給列文太太。

上述求助者的排名次序都是紀總管安排的。哈通夫婦以有求必應的態度處理完上述賀客們的求助時，紀總管恰到好處地帶進容定和拉亥脫。

“兩位請坐，請坐。”哈通做手勢邀請兩位高易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在求助客們剛坐過的位子上坐下，然後打一個眼色，讓紀總管去做預先計劃好的事情。

哈通向兩位律師說明今天要有勞他們幫忙的一件事情。

哈通夫婦在 1886 年 9 月 26 日結婚，36 年來，路夫人一直沒有生育。當他們明白自己不能有親生子女時起，夫婦倆就開始分別從孤兒院等渠道領養孩子。這個行為開始是慈善性質的，哈通領養的孩子都是洋人，都姓哈通，管路夫人叫“伯母(auntie)”；路夫人領養的孩子有華人、混血兒、洋人，都姓路，管哈通叫“伯伯(uncle)”。在計劃“百卅慶典”之前，路夫人生了一場大病，大病痊愈的時候，哈通夫婦覺得自己年事已高，應該把這些領養孩子跟自己的關係在法律上講清楚。

“我和夫人已經商定，從今天起，所有領養的孩子是我們夫妻共同的子女，我們跟他們的關係再也不是‘uncle’ or ‘auntie’，而是爸爸、媽媽。請兩位來，就是要為這件事情作個見證，孩子們的名單在這裡。”

哈通從書桌的抽屜裡拿出一個真皮書夾，交給拉亥脫。

於此同時，等候在門外的紀管家又一次恰如其時地打開書房的門，讓已經集合在門外的哈通夫婦領養的全體孩子們擁入小書房。這些孩子的年齡、性別、種族各異，最大已梳西裝頭，最小的還抱在保姆懷裡，把小書房擠滿。

拉亥脫打開真皮書夾，取出名單，跟容定略一商量後，站起來向滿屋子的孩子們宣

佈：

“各位少爺、小姐聽好了，仁慈的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夫人決定從今天起正式認領你們為他們的養子養女，也就是說從今天起，你們跟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夫人的關係是父母子女的關係，你們要從心裡到口頭一切場合尊稱他們為爸爸、媽媽。現在我來宣佈名單，叫到你名字的時候，如果你願意被領養，請站前一步；如果你不願意被領養，請舉手。年齡太小的，叫到名字，由保姆答應一聲表示聽到了就可以。現在開始：大衛喬治哈通，路馥珍。。。 ”